

YUANFANGCHUBANSHE

LE ROUGE ET LE NOIR

SHIJIEMINGZHU

世界名著



红与黑

世界名著系列



MINGZHUXILIECONGSHU
JINGPINSHOUCAI

远方出版社

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

红与黑

[法国]斯丹达尔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顺义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晓 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斯丹达尔著;冀湘译.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4.1

(影响人生的传世藏书/王建主编)

ISBN 7-80595-642-1

I. 红… II. ①斯… ②冀… III. 长篇小说-法-近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61239 号

影响人生的传世藏书

红与黑

王 建 主 编 冀 湘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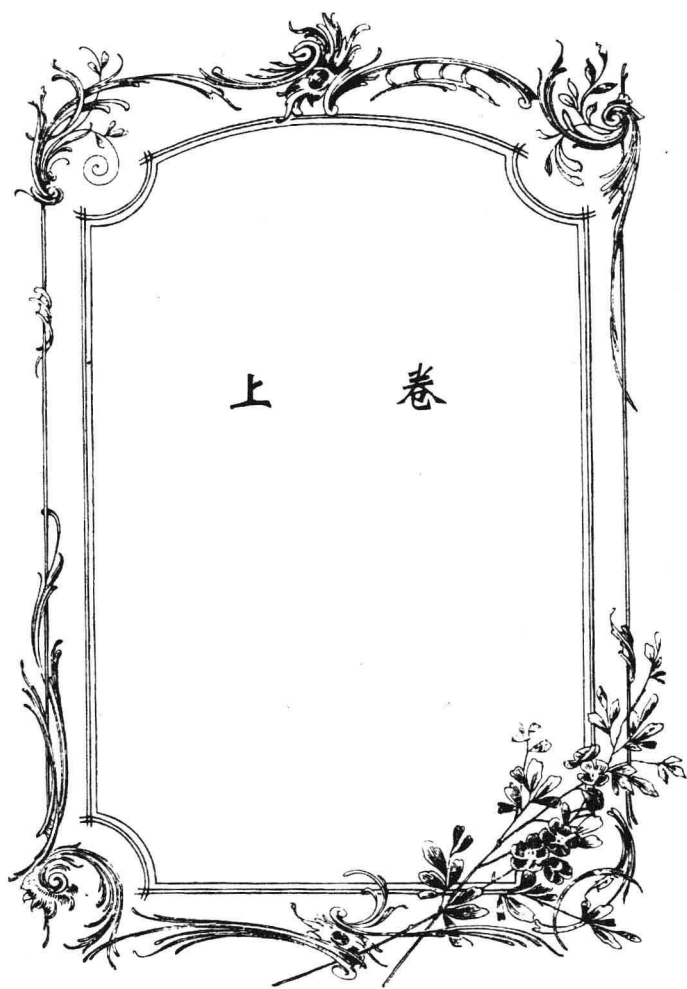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0 字数:425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80595-642-1/1·258

全套定价:418.00 元(共 16 册)



第 1 章

弗朗什 - 孔泰最美丽的小城应算维里埃了。每幢房子,白墙,红瓦,尖顶,座落在一座小山的侧坡上。茁壮的栗树层层叠叠,勾勒出了小山最细微的轮廓。静静的杜河在数百步以外的城墙下流淌着。西班牙人建造的城墙,现在变得惨不忍睹。维里埃北面是高山,那是汝拉山脉的支脉。10月初冬,破碎的威拉峰顶便已被雪覆盖,来自山顶的一股激流,穿过维里埃汇入杜河,流水使许多的木锯转动起来。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工业,小城的居民更像乡巴佬,多数家庭的生活于是有了几分安逸。可是,使小城富裕起来的并非木锯。他们靠的是生产一种印花布,被称作米鲁兹花布,因此,拿破仑下台后,维里埃差不多家家都把房屋的门面重新修过。一进城,就会被一台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弄得头昏脑胀。20个沉重的铁锤,全凭一只由急促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发抖。

我也不清楚一个铁锤一天能生产几千枚铁钉。起落之间灵巧美丽的姑娘把小铁块送到大铁锤下面,铁块立刻变成了钉子。看起来这样笨重的劳动,却能让第一次进入法国和瑞士之间这片山区的游人啧啧称奇。如果来到维里埃的旅人问起大街上被震聋了的行人,谁是那座漂亮的制钉厂的厂主,有人就会拉长着声音说:“咳,市长先生噢!”有一条大街,从杜河岸一直延伸到山顶。旅人只要稍停留,大都会碰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神色匆匆,很了不得的样子。行人只要看见他,都立刻脱帽致意。这位多等骑士勋章的获得者身着一套灰色的衣服,头发业已花白,大脑门,鹰钩鼻,五官还称得上比较端正:冷眼一看,人们甚至还会觉得这张脸兼有小城市长的庄重和尚存于48岁至50岁男人身上的那种魅力。

可是，巴黎来的旅客转眼间便会感到不高兴，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态中还夹带着一种不易言表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这位旅客终于认识到，这个人的才干仅止于让欠账的人如期偿还，可如果是他欠了账，却要拖得不能再拖。这就是维里埃的市长德·莱纳先生。他庄重地走着，穿过大街，进入市政厅，在旅人的眼前消失了。

如果这位旅人再向前逛上 100 步，会看到一座外观精美的房子，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由一道铁栅栏与之相连。远处是勃艮第的丘陵形成的一线天际，错落有致，遂人心愿，仿佛就是为了让一人一饱眼福。这景色能使旅人忘却那斤斤计较的铜臭，他已经因此而窒息了。听人说，这房子的主人是德·莱纳先生，刚刚竣工。这方石砌成的漂亮住宅是维里埃市长靠他那座大制钉厂赚来的。

据说他祖上是西班牙人，家族古老，好像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在此居住。从 1815 年起，他就不愿再做工厂主了，因为 1815 年他成为维里埃的市长。

非常美丽的花园有好多层，一直延伸到杜河岸边，一层层都放有护墙，这也是对德·莱纳先生在铁器生意中的精明而给予的酬报。在法国，您很难看见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附近那种精致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越是砌墙，在地产上堆起一层层的石头，就越受到邻人的尊敬。

德·莱纳先生的花园里便是高墙纵横，特别是里面的几小块地，是他花了很多的钱才买下的，这花园就更加让人称道了。

就拿那个锯木厂来说，它在杜河岸边的特殊位置，使您一进城就有深刻的印象，您也能看到屋顶一块大木板上用极大的字写着“索莱尔”这姓氏，在这块土地上，六年前还是锯木厂，现在却正在修建花园第四层平台的护墙。市长先生虽然傲慢，却不得不劳心费力地央求老索莱尔那个冷酷且顽固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光闪闪的金路易，才使他把工厂搬到别处。至于那条带动锯子转动的公共水流，则是他借助自己在巴黎的影响让它改了道。这个实惠他是在 182× 年选举

之后获得的。

德·莱纳先生为了得到这块一阿尔邦的地，而把杜河下游 500 步处的四阿尔邦给了索莱尔。虽然这块地的位置对他做木板生意十分有利，索老爹（自打他发了，他就得到了这称呼）还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位邻居的急切和占有欲，敲了他 6000 法郎。果然，这笔买卖遭到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质疑。有一次，四年以后的一个礼拜天，穿着市长礼服的德·莱纳先生在回家路上，远远地看见老索莱尔被三个儿子围着，正对着他笑呢。这一笑才使市长先生恍然大悟，他从那以后就老是想，他本可以用更低的价钱做成这交易。在维里埃，还要建造很多的护墙，才能得到公众的尊敬，关键的是不要使用那些每年春天经由汝拉山口去往巴黎的泥瓦匠带来的意大利图纸，否则，这样一种革新将带给鲁莽的造墙者别出心裁的坏名声，永远摆脱不了，他在那些明智而沉稳的人眼中也就身败名裂了，因为在弗朗什-孔泰事实上，这些精明的人在当地实施着最令人讨厌的专制；正是因为这个丑恶的字眼，使那些曾生活在被人称为伟大的共和国的巴黎的人觉得，小城市里的日子实在无法过。

舆论的霸道，况且是怎样一种舆论啊！不管在法国，还是在美国，同样有愚蠢的小城市。

一个环卫公共散步道，需要一堵巨大的挡土墙，就在杜河水向上 100 尺处。就德·莱纳先生的名声而言，这的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散步道地理位置极佳，映入眼帘的便是法国最秀美的景色。

不过，每当春季来临，雨水一冲，路面就沟壑交错，坑洼遍地，殊难涉足，让人都感到不便，德·莱纳先生就借机修了一堵二百多尺长 20 尺高的墙，要不是这样他的政绩是不够名垂青史的。为了这墙上的胸墙，德·莱纳先生不得不三去巴黎，因为前任内务部长自认为是维里埃的散步道的死对头；而今这胸墙已经建起，离地 4 尺高。好像是向一切现任和前任的部长们示威似的，现在有人正在往上装方石板。多少次啊，我胸抵着美丽的蓝灰色的巨大石块，回想着昨夜的巴

黎舞，眼睛却在眺望着杜河谷地。远处，左岸，五六条曲折蜿蜒的山谷，各底多条小溪呈现眼前，一路奔泻跳荡，急匆匆汇入杜河。

山里的太阳很毒，正午时分，游客可在这方平台上享受悬铃木婆娑的枝叶的荫护，任遐想驰骋。这些树生长迅速，美丽的绿色微含蓝意，这都多亏了市长先生，他命人把巨大的防土墙后面填上新土，由于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硬是把散步道拓宽了6尺（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这件事我还是很赞同他），因此，他和幸运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都认为，这个平台并不比圣日尔曼—昂—莱的平台逊色。沿途15或20块大理石板上可见散步道的正式名称——忠诚大道，德·莱纳先生因此获得一枚十字勋章。惟有一件事让我责备这条忠诚大道，那就是市政当局让人修剪乃至剃秃这些茁壮的悬铃木的那种野蛮作法。

这些树脑袋低而圆，圆而平，活像园子里最普通的蔬菜，倒不如英国花园里常见的那种高雅大方的外形。然而市长先生的意志不容违抗，隶属于市政府所有的那些树每年都要遭受两度残害。当地的自由党人宣称（当然有些夸张），自从马斯隆副本堂神甫养成了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恶习之后，市政府的园丁的手就更加无情了。这位教士很年轻，几年前从贝藏松被派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的。有一位曾在意大利打过仗的外科老军医，退伍后来到了维里埃，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次居然敢当面埋怨剪树这种行为是对美丽施行的周期性残害。“我很喜欢荫凉。”德·莱纳先生回答说，语气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思，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还就得这样才见得合适；“我喜欢荫凉，为了有更多的荫凉，我才让人修剪我的树，一棵树若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带来效益，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种植它。”在维里埃“带来效益”，是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是这个词就足以代表3/4的居民的习以为常思想。在这座您认为美丽如斯的小城里，带来收益，才是决定一切的大道理。



刚到此地还沉醉于周围山谷那清凉幽深的外乡人，首先会意识到居民们对美很敏锐；他们也的确没少说起本地的美丽风光，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很看重这一点，因为美丽的景色吸引了外地人，而游客的钱富了旅店老板，城市也通过税收得到了效益。一个晴朗的秋日，德·莱纳先生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他说话的神态很严肃，德·莱纳夫人边听边不安地看着她的三个孩子。

大孩子大约有 11 岁，总是靠近胸墙，像是要爬上去。于是德·莱纳夫人温柔地呼唤着阿道夫，那孩子便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德·莱纳夫人看起来有 30 岁，依然很美。“他会后悔的，这位漂亮的先生，”德·莱纳先生愤愤地说，脸色较平时更为苍白，“我也有宫里的朋友……”虽然我很想用 200 页的篇幅跟您说说外省，但是我毕竟不能如此残忍，让您忍受那种冗长的、巧妙的转弯抹角。令维里埃市长如此讨厌的那位漂亮的巴黎来客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但想方设法进入维里埃的监狱和乞丐收容所，还去了由市长和当地主要的业主义务掌管的医院。“可是，”德·莱纳夫人不无害怕地说，“既然您管理穷人的福利清白廉洁，来自于巴黎的这位先生又能把您如何呢？”“他们是来找茬儿的，然后好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可您从来不看那些报纸呀，我的朋友。”

“但是别人和我们做这些雅各宾派的文章呀；这都要干扰到我们，想做好事而又不能做。哼，我呀，我是永远不会原谅这位本堂神甫了。”

山里清净的空气，给了维里埃本堂神甫这个已 80 岁的老人一副铁一样的身体和性格。应该知道，他有权随时拜访监狱、医院，甚至乞丐收容所。

阿佩尔先生是巴黎方面推荐给本堂神甫的，他有聪明头脑，恰好清晨六点钟来到一个令居民好奇的小城。他一到就直接来到神甫府邸。谢朗神甫读着德·拉莫尔侯爵给他写的信，沉思许久。侯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他是本省最大的地主。神甫暗自沉吟：“我已诺大年

纪了,并且在此地深得人心,他们不敢!”他立刻转过身面向巴黎来的先生。

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两眼仍炯炯有神,表明他愿意做一桩多少有些冒险的高尚行动。“随我来,先生。请不要在看守面前尤其是在乞丐收容所的管事面前发表任何看法,不管我们看到了什么。”

阿佩尔先生知道他遇上了一个好心人:他由这位受人尊敬的本堂神甫陪同参观了监狱、医院和收容所,问了很多问题,尽管回答千奇百怪,他却管住自己没有流露出任何责备的意思,参观了好几个小时。阿佩尔先生应邀与神甫共进午餐。阿佩尔先生不想再连累这位好心的朋友,就推说要写几封信。三点钟左右,两位先生视察完乞丐收容所又回到监狱。在门口遇见了看守,他是一个庞然大物,6尺高,罗圈腿,一张极丑的脸因害怕而变得极为可憎。“啊!先生,”他一见神甫,就立刻对他说,“这一位先生可是阿佩尔先生?”“是又怎样?”神甫说。“昨天我得到最明确的命令,不准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命令是省长命一名宪兵骑马跑了一整夜送来的呢。”“您听着,诺瓦鲁先生,”神甫说,“跟我在一起的这位游客,正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不承认,我有权在任一时间进入监狱,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并且愿意让谁陪同就让谁陪同?”“是的,神甫先生。”看守小声说,耷拉下脑袋,真像一条害怕挨打而勉强听话的狗。

“只是,神甫先生,我有妻儿,如果被人告发,他们会开除我的;我全靠这职位养活家人哪?“我的职位没了我也很不高兴。”善良的神甫说,声音愈来愈激动。“那可不同啊!”看守急了,“您哪,神甫先生,谁不知道您有 800 利弗尔的年薪,一份极好的产业……”这就是事情的来由,可两天来满城风雨,众口不一,还有人添枝加叶,在维里埃这座小城里涌动着各种充满憎恨的情绪。

目前德·莱纳先生和他妻子之间发生的小小争端,正是因为此事。清晨,他带着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去本堂神甫家,向他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什么后顾,感觉到他们的话的份



量。“好吧，先生们！我已经 80 岁了，我将成为附近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甫。我呆在这已经 56 年；全城人都是我洗礼的，我刚来时这座城市还是个小城镇呢。我每天都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以前他们的祖父的婚礼我也主持过。维里埃是我的家，可是我看见这个陌生人时心里想：‘这个人来自于上边，也许真是个自由党人，那里可是太多了；可是他不会危害我们的穷人和囚犯吧。’”德·莱纳先生的责怪，特别是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的指责，越来越激烈了。“算了，先生们，撤了我吧！”老神甫激动的叫了起来，声音颤抖。

“但是我仍要住在此地。人人知道我 48 年前继承了一片土地，每年收入 800 利弗尔。靠这些收入我足够度日。我在任期间可是没有什么积蓄，先生们，也许正是如此，当有人要撤我的职时，我才不那么害怕。”德·莱纳先生与妻子相敬如宾，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妻子怯生生地反复提出的问题：“巴黎来的这位先生能危害到囚犯吗？”他都要发脾气了，恰在此时，妻子突然惊叫了一声。

原来她的二儿子正在高出墙外葡萄园 20 尺的挡土墙的胸墙上跑动，德·莱纳夫人怕惊得孩子掉下去，不敢出声。那孩子正为自己的壮举骄傲呢，最后终于看到了妈妈，见她面无血色，就跳下来，朝她跑过去。他被狠狠教训了一通。

谈话被这个小小的事件打断了。

“我必须让那个锯木工的儿子为我服务。”德·莱纳先生说，“由他看管孩子，他们越来越不乖顺，我们管不住了。他是个教士，即便不是也差不了多少，还精通拉丁文，他会使孩子们进步的，因为神甫认为他是个性坚强的人。我付他 300 法郎，包他吃。我过去一直有些怀疑他的品行，那个老外科医生，荣誉团骑士是他的父亲，医生以灵感为借口，就住在他们家里。事实上他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奸细，他说我们这里的空气有益于他的风湿病，可这并没有得到证明。

他曾多次参加布奥纳巴尔在意大利的战役，据说还签名反对过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传授拉丁文给小索莱尔，还把带来的大量书

籍留给他。所以我原本绝对不会同意让木工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在一块的，可就在因为这让我们剧烈的争吵的前一天，神甫告诉我索莱尔刻苦攻读神学已经三年，准备进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而是个拉丁文学者。”“还有一个理由使我这样安排，”德·莱纳先生继续说，一边用一种外交家的神色看着妻子，“瓦勒诺刚刚为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了两匹诺曼底马，正得意洋洋着哪，可他没有给孩子请家庭教师。”

“他会抢走我们这一个的呀。”

“这么说你赞同这个计划喽？”德·莱纳先生说，朝她微微一笑，算是对她刚才那个好主意的感谢了。“太太，就这样决定了。”

“啊，天哪！亲爱的朋友，这么快就下决心啦！”

“这是因为我刚强的性格决定的，本堂神甫已经领教过了。我们没必要再隐瞒什么，在此地自由党人包围着我们。我毫不怀疑所有那些布商都妒嫉我；其中两三个正在挣大钱，那好吧，我实际很乐意让这些人看看德·莱纳先生的孩子如何在他们的家庭教师带领下散步。让他们肃然起敬。我的祖父经常告诉我，他小时候也有一个家庭教师。这大约要花掉我 100 个埃居，不过应该把这笔开支来保持我们的身份所必需的。”德·莱那夫人沉默不语，她觉得这个决定太突然了。这女人身材非常好，曾经是当地出名的美人儿，山里人都这么认为。她姿态纯朴，举手投足间依然洋溢着青春活力；一位巴黎人认为，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甚至会让人产生温柔快感，让人浮想联翩，德·莱纳夫人如果知道自己有这一方面的成功，肯定会羞愧难当。

她从未想过卖弄风情忸怩作态之类的事。据说富裕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以前追求过她，但没有成功，这曾经让她的品德大受赞美，因为这位瓦勒诺先生，年轻高大，孔武有力，面色红润，连腮胡又浓又黑，是被外省人称作美男子的那种粗俗鲁莽、肆无忌惮、说起话来乱吵乱嚷没有教养的那类人。德·莱纳夫人很腼腆，性情极为

平和,特别厌烦瓦勒诺先生的好动和他的大嗓门。

她离维里埃人所谓的快乐很远,这让人认为她因为出身而感到非常骄傲。她倒也不,看到本城男性居民拜访她的越来越少,反倒感到很高兴。我们没必要隐瞒,在那些人的太太们眼中她是个傻瓜,因为她对丈夫居然一点儿不用心计,白白浪费一些让人从巴黎或贝藏松买来漂亮帽子的好机会。只要大家能允许她独自悠然自得的呆在自家美丽的花园里,她也就志得意满了。她是一个单纯的女人,从来不对丈夫说长论短,也从未承认她讨厌他的丈夫。她猜想,当然未曾向自己说破,夫妻之间不过如此而已,不会再亲密了。

当德·莱纳先生对她谈及他对孩子的打算时,这时她是爱他的;他想让老大参军,老二做法官,老三做教士。总之,她认为德·莱纳先生在她认识的男人中是最不讨厌的。

妻子这样评价丈夫倒也合理。维里埃的市长被认为是一个风趣、高雅的人,这名声是从他五六个叔父那学会笑话得来的。老上尉德·莱纳革命前在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里工作,他去巴黎时有幸到过亲王的客厅。在那他见过德·泰莱松夫人,著名的德·让利夫人,王宫里的发明家杜卡莱先生。这些人物经常出现在德·莱纳先生的故事里。然而,回忆这种极微妙的事情渐渐成了他的一项工作,因此,最近他只在重大场合才说起这些与奥尔良家族有关的奇闻轶事。再说,只要不涉及到钱,他的确是彬彬有礼的,所以,他应被看作是维里埃最有贵族气派的人物。

市长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去了锯木厂。他边走,边想:“我的妻子确实很聪明。我们占有优势,但是总之,我的确没想到,假如我不将索莱尔这个拉丁文极好的小神甫弄到家,那个聪明的收容所所长很可能会抢先一步。他将多么自负地谈论他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啊……这位家庭教师一旦归我所有,是否需要穿黑袍子呢?”德·莱纳先生翻来复去,犹豫不决地想着这个问题。突然,他看见一个身高近6尺的乡下人,大清早就好像忙着丈量堆放在河边纤道上的木材。这

乡下人看见市长先生走近似乎不怎么高兴，这些木材阻碍了道路，按规定是不应该放在那的。这乡下人正是索莱尔老爹。德·莱纳先生对于他的儿子于连的提议使他特感意外，但更让他感到高兴。

不过他听的时候仍就是那种愁苦不堪和冷漠的神情，这山区的居民很善长以此法来掩饰他们的精明。他们给西班牙人当过奴隶，现在仍留有埃及小农的这种神情特点。索莱尔以一大段记得熟得不能再熟的客套话作为开场白。他笨拙地现出微笑，神情的虚伪更是显露无疑；他生就一副无赖相，这下倒欲盖弥彰了。他边重复那些废话，脑子飞快地转，试图弄清楚是什么原因能使这么有权势的人愿意把他那没用的儿子弄到家里去。

他很讨厌于连，可是德·莱纳先生却要给他一年 300 法郎的工钱，包吃，甚至还管穿。这后一项要求是索老爹突发灵感提出来的，德·莱纳先生也是突发灵感答应的。德·莱纳先生大感吃惊的是最后的要求。他想：“对我的提议，索莱尔竟没有理所当然地感到高兴和满意，很明显已另外有人向他说什么，不是瓦勒诺先生，还能是谁呢？”德·莱纳先生催索莱尔马上决定，这样并没起作用；老农民诡计多端，就是不同意；他说他想尊重儿子的意见，似乎在外省一个有钱的父亲并不是因为走形式而真要问问他一贫如洗的儿子似的。一座水力锯木厂其实就是一个依水而建的大棚，屋架是由四根粗大的木柱支起的，上面盖有棚顶。棚子中央八九尺高处有一把上上下下的锯，木头被一种很简单的机器推向锯。大轮子被溪水推动，产生两种机械作用：一种是锯的上下运动，二种是缓缓推向锯子，最后破成木板。索老爹走近工厂时，用尽可能大的声音，高喊于连，无人答应。他只瞧见两个大儿子，他们生得虎背熊腰，正挥动笨重的斧子整理枫树干，好送上去锯。

他们认真对准画好的黑线，几斧子下去就变成一大堆木屑。他们没听见父亲的喊声。他走进大棚，进去一看，于连没有守在锯旁，却骑在五六尺高处的棚顶的一根梁上。于连无心照看机器的运转，



却在苦读。

老索莱尔对此极为看不惯，他可以原谅于连身材瘦弱，跟他的两个哥哥根本不同，不适合干力气活，但他不能容忍于连的这种读书的嗜好，因为他自己不认字。他叫了于连两三声，还是白费。年轻人的注意力全在书本上，加上锯子的嘈杂声，更难以听到那可怕的叫声。这父亲尽管年纪大了，却仍灵巧地跳上正在锯着的一个树干，又跳上支棚顶的横梁，猛地一掌，把于连的书打落到河里，又猛地一掌，打在于连的头上。

于连身子一歪，眼看就要掉下去，若是落到十四五尺下面正在运行的机器的杠杆中间，必然粉身碎骨；此时，他的父亲伸出左手，又一把揪住了他：“好哇，懒鬼！你工作的时候还要看你那些该死的书吗？你晚上去神甫那儿鬼混的时候再看吧，那是你读书的时候。”于连头晕眼花，满脸是血，又要回到锯子旁自己的岗位上去。他的眼里噙着泪，肉体的痛苦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最心爱的书了。“下来，混蛋，我有话跟你说。”机器的声音掩住了这命令。他的父亲已经下地，不愿再跳上机器，于是找了一根打胡桃的长杆子，抽他的肩膀。

于连刚一着地，老索莱尔就连推带搡地把他往家里赶。“谁知道他又要把我怎样！”年轻人暗自思忖。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条小溪，真难过啊，他的书就在那里面；那是他最喜爱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于连两颊绯红，双眼低垂，他是个十八九岁的矮瘦青年，看起来瘦小，面部的轮廓也不大端正，但很清秀，还有一个鹰钩鼻子。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沉默时显露出沉思和热情。这时却显露着最凶恶的憎恨的神态。深褐色的头发长得非常低，把大半个额头给遮住了，发怒的时候凶相毕露。人的相貌万千，然而更具惊人的特征者怕是没有了。他的身材颀长而匀称，更显示出灵敏而不是力量。

从小，他那极端沉思的神态和极为苍白的脸色，他的父亲就以为他活不久了，或要成为家庭的累赘，家里人都瞧不起他，同样，他也恨父亲和两个哥哥；星期天在广场上玩耍，他也多是挨打。不到一年以

前，年轻的姑娘们才开始因他那张帅气的脸而说几句亲切的话。于连被看作是弱者受到众人的轻视，然而他却崇拜那位敢于和市长谈论悬铃木的老外科军医。这位外科医生有时给索老爹钱，教他的儿子拉丁文和历史，也就是 1796 年的意大利战役，临死时他把自己的荣誉团十字勋章、半饷的欠款和三四十本书都留给他，其中最宝贵的那一本已经掉进市长先生靠职权使之改道的那条公共的河里了。

于连刚迈进屋门，就觉察到肩膀被父亲那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吓得有些抖，等着挨揍。“老实回答我！”老农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道，一边用手把他扭过来，好像小孩扳铅制玩具兵一样。老木匠那双灰色狠毒的小眼睛，盯着于连那大而黑，泪汪汪的眼睛，好像要看到他灵魂深处一样。